

广场

## 读者十论：“英雄妈妈”

“读者十论”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组精彩读者留言刊出。

“

眼見高牆漸起，眼見自由崩塌。其實對年輕一代來說，這種破碎感更強烈；因為他們曾經歷過言論更蓬勃的時代，卻眼睜睜看著自己所夢想的社會表達被沉入水中漸漸窒息。

”

讀者 Steppingonedge 回應《性別、科普、飯圈、財經……2021 年被消失的中國網絡帳號》

端传媒社群组 | 2022-02-06

读者十论

【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 1. Steppingonedge，回应《性别、科普、饭圈、财经……2021年被消失的中国网络帐号》

眼见高墙渐起，眼见自由崩塌。其实对年轻一代来说，这种破碎感更强烈；因为他们曾经历过言论更蓬勃的时代，却眼睁睁看著自己所梦想的社会表达被沉入水中渐渐窒息。

忍不住想起三胎政策和最近在大陆网路沸沸扬扬的农村女子产下八孩事件。当城市里的女性还在艰难的为那位连续产下八个孩子的农村妈妈奔走维护之时，这位患有精神疾病的女性已经成为“献爱心”和“英雄妈妈”的象征，甚至还有专门开设的抖音帐号来消费。畸形的社会生态让人不寒而栗，似乎只要能契合了“多生孩子”这个政策方向，基本的人性和良知都可以被摒弃。

很难过，当涉及到个人权益与大政策方向冲突，“个人服从集体”的big brother思想永远压在头上。2021年是很差的一年，但也许等数年之后回看、我们追求的信仰已经全部崩塌，才惊觉今日还有人在反思和呼吁是多么难得。

希望那一日不要成真。

## 2. sijsogu，回应《性别、科普、饭圈、财经……2021年被消失的中国网络帐号》

最近一直做女朋友的工作让她决定不要回中国。她是一个很重视家庭和不是很在意大环境的人（可能是以前被保护得很好的缘故）。举个例子是，她痛心那一个八个孩子的妈妈的故事，我和她谈了谈中国女权被政策压抑住，但和我谈到最后说只要我不是那样的人（那个‘丈夫’）就可以；我和她说中国目前防疫政策的离谱，她也不喜欢这么严厉的政策，但觉得一直待在上海就没问题；我和她说她以后如果回中国工作可能会收到政策冲击，她觉得自己的家庭条件也不需要担心这些等等

我觉得她就是很多中国人心态的代表吧 --- 日子人，哪管外面洪水滔天 --- 只要保证自己能过得好就不需要值得自己花精力去关注。但一天天地和她普及国内发生的事件和我自己对国家政策动向的顾虑，她也有一点点松动，看到了这个统计报告更加坚定了我想要现在留在国外的想法，希望我的女朋友也能够理解我。

## 3. madlex，回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离开催育的华人文化，她们在外国想像另一种无孩人生》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儒家思想中关于孝道的核心观念之一，强调子女对父母应尽的赡养义务。在现代社会，这一观念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是在性别平等和生育自主权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本文探讨了这一传统观念在当代华人文化中的演变，以及年轻一代在异国他乡如何重新定义“无孩人生”的可能性。

作为过来人，先不提有小朋友之后值得高兴的地方，毕竟此类情绪过于主观，只想分享一下一些个人体验，希望可给予年轻夫妇一些参考。

首先，你几乎无法投入地做任何事情，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娱乐。因为人集中注意力有一个启动过程，一段完整的体验，一定是需要一段连续的时间。而于育儿过程中，你可能读五分钟十分钟书就会被小朋友的意外状况打断，即使有看上去连续的时间，你的注意力一定会有一部份时刻放于小朋友身上，一心两用情况之下你很快就会变得筋疲力尽。

其次，你的婚姻关系相比以前，会变得好差。世上不乏经受住考验之后感情变得更加稳定之例子，而一般人，更适合肤浅却平稳地过完一生。小朋友会让生活中出现好多大小的考验，暴露出好多本来可以彼此呃一世的问题，包括性格，价值观，彼此家庭层级等等。

最后，你的身体状况会变得好差。有小朋友之后，睡眠不足，长期易怒，压力引发的垃圾食物欲望，无法坚持做运动等等，都会进一步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以上问题并不能通过金钱解决，因为养小朋友不是种萝卜，而是耗费时间与精神的亲力亲为活动。想假手于他人者，小朋友与父母的关系以及小朋友精神层面或多或少有不良影响。

## 4. Eric Chan，回应《一手烂牌的时代怎么办？必播贺岁片《唠咕唠咕新年财》告诉我们的》

今天早上才看到了另一篇几年前写的《唠咕唠咕新年财》的文章，没想到在端上有看到另一篇。也算是一种缘分？

我记得几年前穷富翁大作战联同中文大学心理学系（还是经济学系，我有点记不太清了）做了一个小实验，邀请了一群参加者一起来玩大富翁，但这场大富翁的规则已经做过微调，对某几位参加者有更多优势。结果这些有额外优势的参加者往往不认为自己的胜利是因为自己在规则中得利，而是因为自己的努力与才智。而对手落败的原因亦然。当处于顺境时，人大多自己感觉良好，倾向内在归因。一旦进入逆境，就会转向外在归因，濼呢样濼果样。或者在这个时候要做的，是静下心来，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细想自己是如何走到今日这一步，是个人的奋斗还是历史的进程。也许在看清手上的牌之前，更要先看清自己。

## 5. dianarthemis，回应《生了八个孩子的女人，人们说她疯了：丰县事件和一场对拐卖妇女的舆论清算》

早先看过盲山，看了个开头实在没忍心继续。就算采访到了当事人，证明了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除了个人外，媒体又会怎样分析责任呢？

说是旧观念、就传统的错？如今这么弘扬传统文化，凡是和“老”沾点边基本就等于“好”，除了传统父母/婆媳子女关系这几年能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还有什么“老”的东西敢有人批判呢？

说是基层、农村干部的错？疫情以来，出现病例要罚地方政府，管控太严出了事也要罚地方政府。反正什么事情但凡错得洗不白了，就是地方的错，这么爹味，也足以说明当下我们的社会有多男权了。毕竟爹是不会认错的，更甚者，爹是不会犯错的。爹只会说：“我早就说过。你不听我的，搞砸了吧。”

吊诡的是，我们年轻一代许多人跳出了小家庭的爹味，敢于指出自己的爹不是完人，能和老爹平等相待的也有；然而，许多人对“上面”那个“爹”依然抱有愚孝的态度，在社会/政治意义上，甘愿做一个百依百顺毕恭毕敬的乖孩儿。

真是矛盾。

## 6. 咸鱼姬，回应《生了八个孩子的女人，人们说她疯了：丰县事件和一场对拐卖妇女的舆论清算》

谢谢端报导。

无论那位女性是一开始就有精神病，还是被“捡”之后才有精神病，她一直以来遭受的都是绑架（或者是诱拐）、性侵、虐待、奴役，这不是捡也不是收留。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从此没有人有办法知道她曾经遭受过什么，以后曾经虐待她的男人可能会变成她的监护人，继续性侵、奴役。另一位在墙上写着我想回家的女子，现在回到真正的家了吗？墙内公民税负很重，却没有一分钱能够用在帮助这些女子身上，公民纳的税变成了鼓励部分男性绑架、奴役、强奸女性的资本。

这位八孩妈妈的大儿子23岁，二儿子11岁，农村可以生二胎，不会第一胎就节育。那么从大儿子到二儿子之间的十几年里面，那些怀孕但没有出现的孩子到底去哪里了？那些是不是都是女孩？现今长期生活在施虐家庭的七个未成年孩子，今后仍然会被涉嫌绑架、虐待、强奸的生父抚养，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长大后延续家族和农村之恶。唯一的女童，以后要面临的甚至可能是村民的性侵以及被卖掉（或者换婚）来为兄弟们换彩礼，进而成为下一个生育机器。公民纳的税，也没有一分一毫被用在帮助他们健康、正常成长上面。很多网民惊诧2022年怎么还会有这种事。不是的，这种事一直都有，官方一直都无心解决，特别是在生育率下降、男女比例失衡、急需低端人口红利的情况下。这是墙内农村的传统之恶，亦是统治者之恶。

## 7. rhrm，回应《生了八个孩子的女人，人们说她疯了：丰县事件和一场对拐卖妇女的舆论清算》

为什么政府对如此野蛮的行径竟然视而不见乃至包庇纵容？那是因为，在中共的管制理念中，重要的是政权的安全，秩序的稳定，然后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至于个别边缘人物的权利和福祉，那是最无足轻重的事情。政权介入农村的传统社会并不容易，可能需要付出很大的治理成本为之善后，所以一个村子要搞民主选举那是必须不惜代价镇压的，但拐卖奴役人口，只要不造成太大影响，那就不值得去花力气管。“没被拐卖是一种运气”，不仅如此，作为中国人，没有在封城时患病进不了医院是一种运气，没有在冬天因为空污治理而停暖挨冻是一种运气，没有因为某个从天而降的政策丢掉工作也是一种运气。

我们中的大多数大概都是幸运的，但是，当你不小心成为那不幸的一个，不小心站到“大局”的对面时，国家并不是你的后盾，它只视你为草芥，视你为可以付出的代价，如果有什么不满意，那小心成为叛徒和敌人。当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发现，生活在这个自夸安全的国家里其实没有安全感可言。

在这里推荐一下“喷嚏图卦”这个栏目，每日一篇，整理发布墙内社媒上值得记录的事件和言论，默默坚持了很多年，我最早就是在那里了解到这件事情的。

## 8. 俊伟，回应《过年好焦虑：做“逆媳”、被出柜，不完整的人生=失败的人生？》

是上一辈和年轻一辈的冲突，还是开明和保守之间的冲突？其实最简单也是最难的，就是如何减少某人硬要插手他人遵照自己的价值观过日子。

所谓传统是很有趣的。就像我们的上一代，他们实际上很可能也比上上一代开明。而这些事件，用些个别例子，其实可以让他们稍稍理解我们想要的，其实不是要抛弃传统，而是我们想要的，未必和你们想要的一样。

我就常跟我妈说，传统那么好，一百年前女人还裹小脚，为何你们现在不裹了？我甚至会对她说，你知道离婚是件很好很好的事情吗？婚姻内女性可以要求离婚，也是近一百多年而已。而人类文明进步到允许离婚，就是要让结婚的选择有个回头的可能。若不然，如果没得离婚，在不幸，甚至饱受折磨的婚姻关系里，受害的那一方，甚至双方，除了自杀之外，还有什么出路？

我不知道说这些有没有用，但用传统和他们说，可能能让他们多一些思考吧。

## 9. EricChan，回应《我养过鼠，也杀过鼠：你可还记得仓鼠是香港公屋的热门宠物？》

林占：我也养过鼠，也杀过鼠，但我不同意作者的某一部份。我不认同教学上的解剖是非必要的，也不认为对解剖的郑重是虚伪。作者对此的想法和行动正好显示（至少是）对实验老鼠的想像：妇人之仁。

对于实验老鼠的解剖，作者显然无视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杀生。在中学的实验中，对老鼠的杀生是由实验室技术员实行，过程也相对的简单，用哥罗芳或二氧化碳把老鼠焗死就可以了。学生根本就没有机会参加杀生的过程，自然也不会有亲自杀生带来的冲击：一个生命因为人而牺牲本来就是崇高的。

想来作者也应该没有尝试过亲自在实验中夺走实验动物的生命：在大学的实验中我们需要把活青蛙的头剪开，然后以最快速度把脊索破坏。这样不只是为了保证后面实验的青蛙肌肉能保持状态，更是为了让青蛙的痛苦减至最少。即使如此，在手上把青蛙的头剪开时青蛙的血和因为痛楚而挣扎的感觉，至今仍然能够回想。“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不是一种虚伪，而是对自己的内省。如果在实验后，能对每个真正下手（而不是在旁边旁观）的人作反思，从而再延伸出对实验动物的伦理，甚至对实验动物是否必要的问题作讨论，那么实验动物的牺牲就有更深层的意义。可是作者的行动却是相反：陪伴其他人的解剖只为谈天，闹著玩，过著中学生的烦恼。也许对中学生有这么高的要求可能有点过份（但只要看过反修例中的中学生，恐怕难以同意。假定中学生即是不成熟更是成年人的一厢情愿和伪善），但把中学的经验扩大投射到现实也显然是失实。作者的老师于我眼中反过来是正确的：即使是中学生的闹著玩，即使是不用亲自下手，实验动物的“因实验而死”仍然是值得重视，值得正视之事。

将香港政府的反智行动和实验动物连结则是对实验动物过于失礼。在政府的行动反映的是傲慢，把所有的宠物当作符号。没有染病时是宠物，染病（或疑似染病）时就是对人的威胁。但必须强调的是实验动物也绝不是单纯的符号：每一只都有自己的名字，可能是从他/她们的特质中取名。实验室饲养员甚至是需要专业资格，因为他/她们需要按著每只实验动物的需要作出调整。

我的研究专业中不需要动物实验，但我的同学需要，而每年他/她们可能需要解剖30只实验大鼠。在大学中，每年都会有一天拜祭在该年牺牲的实验动物，感谢他们过去一年的贡献，让我们能在医学上找出更多的原因，以更少的副作用治疗更多的人。因此，我必须指出对作者的妇人之仁，把自己的宠物经验投射到实验动物身上，是同时对两者的失礼。

rsk：@林占：你的说法，不就是以人类中心，为人类的需要牺牲动物，将动物作实验、解剖？

// 在大学中，每年都会有一天拜祭在该年牺牲的实验动物，感谢他们过去一年的贡献，让我们能在医学上找出更多的原因，以更少的副作用治疗更多的人。//

唉，虽然动物不能出声，人类和动物都是生物，大家不难想像，如果动物能出声，会愿意作实验动物？为了人类的福祉，愿意被未来的医生解剖？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有一个外星人来地球，为了他们的医学将人类解剖。为了宇宙的未来，应否牺牲人类？显然外星人就是高等生物，不然怎样来地球？同时，人类是低等生物，做不了飞船去其他星球。其实你说的，逻辑跟上述差不多。

道理是很简单，人类对动物的态度是伪善，就是虚伪，无母合理化，也不应合理化。承认事实本身，想办法改善这种情况吧。

林占：@rsk：对实验动物福利之间的讨论很常会得出你的结论，也是其中一个最常争论的地方。我的想法是：如果人类对关注动物福利的态度是伪善，恐怕人类可能不适合在这个地球上生存。退一万步而言，尽管大家能蛋奶素，甚至全素，但最终我们的生命仍然是建基于其他生命之上，不论那是动物或是植物。虽说将人类/食物的关系推移到人类/实验动植物的关系可能有点牵强，但我认为背后建基的逻辑是一样的。因此承认我们的生命和科研都是建基于此之上并对此心怀感激，从而发展实验伦理，我很难同意这样是一种伪善。

## 10. EricChan，回应《刘学州不能承受之轻：论媒介伦理、网络暴力与中国式法理情》

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棒。细细想来，文中提到每一篇的争议报导都有改编为奥斯卡最佳剧本的潜质，可见中国现在社会是一个怎样的魔幻现实主义社会。文中提到的河南720特大洪水灾害里，当官媒亲自下场呼吁民众抵制境外媒体，打压部分调查死亡人数的自媒体时。一票诸如沈逸之流的粉红，把雨衣爸爸，在地铁站前献花的人打成“50万”。半年以后中央的报告揭示当地政府隐瞒死亡人数的时候，那些呼吁网暴的小粉红有哪几个人是出来道歉的？哦对了，沈逸他还在关心德国水灾的灾后调查，赞扬只有中共会关心水灾的死亡人数有没有瞒报呢。

文中提到的中国式法理情和网络舆论的互动，我觉得这才是互联网乱象的实质根源。为什么大众社会很多时候都认同运用网络暴力？是因为他们蠢，容易被煽动吗？或许是的。但是房间里的大象呢？基层治理，基层法治多年的糜烂，第四权被箝制，导致多少人需要把事情闹大才能申冤？最近半年有两件新闻就很好阐述了这一点：一个是欧金中案。欧金中在2017年就已经在微博上控诉自己在翻修自家违反时所受到的欺压，但一直没能引起注意。直到今年欧金中闯入邻居家中伤人导致两死三伤以后才得以引起全国的注意。相比之下安阳“狗咬人”事件的受害者就比较幸运了，能找到在新媒体有相当影响力的地方台节目‘小莉帮忙’为她发声，并且连续做了10期节目，节目的主持人后来都绝望地哭了。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持续把事情闹大，才追踪形成全国舆论，才让作为地方官僚的狗主人“出面道歉”。互联网的演算法在中国虽然能杀人，但还是很多人自力救济的最后途径。

说到底，中国人也不笨，面对这样一个向上负责的科层制政府，有些人已经知道自己要怎样才能“提升自己的统战价值”，达成自己的目的。聪明的会在微博上发出自己拒绝外媒采访请求的聊天记录，既展示自己“不给外国媒体递刀子”的爱国之心，也在暗示一但她的诉求没有被得以满足，随时可以有渠道联系外媒搞个大新闻。至于比较蠢的就是前不久西安疫情里那位父亲被拒诊离世的女生了，听信街道书记的口头承诺主动把帖子删了，现在西安解封了，热度也没了，被骗删帖以后官方也没人管她了。还在知乎上被嘲讽智商，说到底她就像爱国商人曾宪梓所批评的那样：

“真是荒谬，把自己看的这么高。”

西安父亲去世女子知乎相关讨论：<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2766411>